

春蚕

茅盾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简单的介绍

本书作者茅〔毛 mǎo〕盾，原名沈雁〔yàn〕冰，浙江桐〔同 tóng〕乡人，是我国新文学的优秀作家之一。他的主要作品，长篇小说有《子夜》、《蚀〔十 shí〕》三部曲、《腐蚀》、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……等；短篇小说除这篇《春蚕》外，还有《林家铺子》、《秋收》、《残冬》……等。此外，他还写了大量的论文和散文。

《春蚕》写于一九三二年，是一篇以旧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。作品中描写农民老通宝一家，辛勤养蚕获得丰收，结果因蚕茧〔检 jiǎn〕跌价，反而遭受破产的故事。丰收成灾，这在今天的许多读者看来，也许觉得难以理解，但是在旧中国，却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。造成这种悲惨生活的原因，首先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。这一点，小说里的老通宝虽然还不太懂得，但他已经从切身体验中开始感觉到了。他觉得，“自从镇上有了洋纱、洋布、洋油，——这一类洋货，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，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，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。”所以他听得一个“洋”字，就好象见了七世冤家一样的痛恨。本来，蚕农出产的茧，自己可以缫〔sāo〕丝织绸，自从洋货大量侵入以后，手工丝织业就被打倒了。蚕农不

得不把茧子低价卖给茧厂。而遇到时局动荡〔dàng〕，茧厂不肯收购，蚕农就非破产不可。这就是老通宝他们生活悲惨的根本原因。其次，是反动统治的卖国政策和苛〔科kē〕捐杂税的压榨，这就是小说里所写的，反动政府“和东洋人也已‘讲拢’”，而“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。”第三，是地主、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。例如老通宝借了三十块钱，是二分半的月息。旧中国的农民，就是这样在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剥削下，走上破产、饥荒的道路的。这篇作品，以生动具体的艺术描写，反映了旧社会的真实面貌，对今天的读者，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。

这篇小说中的几个人物，都有鲜明突出的性格。主人公老通宝，他具有一般农民勤劳、朴实的美好品质；同时，封建、迷信、保守、固执的旧的思想意识也十分浓厚。这个人物，在旧中国老一代的农民中，是有相当代表性的。他的小儿子阿多就不同了。阿多对于反动统治下自己的生活不存什么幻〔换 huàn〕想，也没有丝毫侥〔jiǎo〕幸心理；“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，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；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，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。”他是当时农村中青年一代开始觉醒的典型。其他人物如阿四夫妇、六宝、荷花等，也都写得相当鲜明生动。

编 者

老通宝坐在“塘路”^①边的一块石头上，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。“清明”边^②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，老通宝背脊上热烘烘地，象背着一盆火。“塘路”上拉縴〔欠 qiàn〕的快班船^③上的绍兴人只穿了一件蓝布单衫，敞〔厂 chǎng〕开了大襟〔今 jīn〕，弯着身子拉，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。

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，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；热的有点儿发痒。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〔ǎo〕，他的夹袄还在当铺里，却不防才得“清明”边，天就那么热。

① 塘路：江南的运河通称“塘河”（也称“官河”），两岸的道路，叫做塘路。

② “清明”边：快到清明节的时候。

③ 拉縴的快班船：用人力拉縴，行驶较快，按时赶火车班次的客船。

“真是天也变了！”

老通宝心里说，就吐一口浓厚的唾沫(tuò mò)。在他面前那条“官河”内，水是绿油油的，来往的船也不多，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(wō)旋，那时候，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，都晃(huàng)乱成灰暗的一片。可是不会很长久的。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，一弯一曲地蠕(如rú)动，象是醉汉，再过一会儿，终于站定了，依然是很清晰(西xī)的倒影。那拳头模样的桤(呀yā)枝顶，都已经簇(cù)生着小手指儿那么大的嫩绿叶。这密密层层桑树，沿着那“官河”一直望去，好象没有尽头。田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，这一带，现在是桑树的势力！在老通宝背后，也是大片的桑林，矮矮的，静穆(木mù)的，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，似乎那“桑拳”上的嫩绿叶过一秒钟就会大一些。

离老通宝坐处不远，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(dūn)在“塘路”边，那是茧(检jiǎn)厂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，现在那边田里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(háo)。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，镇上有钱人都逃光了；现在兵队又开走了，那座茧厂依旧空关在那里，等候春茧上市的时候再热闹一番。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——陈大少爷说过，今年上海不太平，丝厂都关门，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；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。他活了六十岁，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，从没见过绿油油的桑叶白养在树上等到成了“枯叶”去喂羊吃；除非是“蚕花”^①不熟，但那是老天爷的“权柄”，谁又能够未卜(bǔ)先知？

“才得清明边，天就那么热！”

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茧^②(zhuó)的小绿叶儿，心里又这么想，同时有几分

① 蚕花：蚕茧的收成。

② 怒茧：有力的发出来。

惊异，有几分快活。他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，有一年也是“清明”边就得穿夹，后来就是“蚕花二十四分”^①，自己也就在这一年成了家。那时，他家正在“发”；他的父亲象一头老牛似的，什么都懂得，什么都做得；便是他那创家立业的祖父，虽说在长毛窝[wō]里吃过苦头，却也愈老愈硬朗^②。那时候，老陈老爷去世不久，小陈老爷还没抽上鸦片烟，“陈老爷家”也不是现在那么不象样的。老通宝相信自己一家和“陈老爷家”虽则一边是高门大户，而一边不过是种田人，然而两家的运命好象是一条线儿牵着。不但“长毛造反”那时候，老通宝的祖父和陈老爷同被长毛掳[lǔ]去，同在长毛窝里混上了六七年，不但他们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，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金元宝——人家到现在还

① 蚕花二十四分：是说蚕茧收成非常的好。

② 硬朗：强壮。

是这么说；并且老陈老爷做丝生意“发”起来的时候，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，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，还有三开间两进^①的一座平屋。这时候，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羨〔渡线 dù xiàn〕，也正象“陈老爷家”在镇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。可是以后，两家都不行了；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，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〔zhài〕，“陈老爷家”也早已完结。人家都说“长毛鬼”在阴间告了一状，閻罗〔yán luó〕王追还“陈老爷家”的金元宝横财，所以败的这么快。这个，老通宝也有几分相信：不是鬼使神差，好端端的小陈老爷怎么会抽上了鸦片烟？

可是老通宝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“陈老爷家”的“败”会牵动到他家。他确实知道自己家并没得过长毛的横财。虽

^① 三开间两进：前后两座三开间的房子，中间有庭院隔开。

则听死了的老头子说，好象那老祖父逃出长毛营盘的时候，不巧撞〔壮zhuàng〕着一个巡路的小长毛，当时没法，只好杀了他，——这是一个“结”^①！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，他们家替这小长毛鬼拜忏^②〔chàn〕念佛烧纸锭〔定dìng〕，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这个小冤魂，理应早投凡胎。老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“做人”，但父亲的勤俭忠厚，他是亲眼看见的；他自己也是规矩人，他的儿子阿四，儿媳四大娘^③，都是勤俭的。就是小儿子阿多年纪青，有几分“不知苦辣”，可是毛头小伙子，大都这么着，算不得“败家相”！

老通宝抬起他那焦黄的皱脸，苦恼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条河，河里的船，以及两岸的桑地。一切都和他二十多岁时差

① 结：结下的冤仇。

② 拜忏：请和尚或道士做法事。这是一种迷信的仪式。

③ 大娘：当地对年轻媳妇的称呼。

不了多少，然而“世界”到底变了。他自己家也常常吃不上大米了，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块钱的债。

呜！呜，呜，呜，——

汽笛叫声突然从那边远远的河身的弯曲地方传了来。就在那边，蹲着又一个茧厂，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“帮岸”。一条柴油引擎〔晴 qíng〕^①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〔史 shǐ〕出来，拖着三条大船，迎面向老通宝来了。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刺〔lǎ〕刺的波浪，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。一条乡下“赤膊船”^②赶快拢〔lǒng〕岸，船上人揪〔究 jiū〕住了泥岸上的树根，船和人都好象在那里打秋千。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，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。老通宝满脸恨意，看着这小轮船来，看着它过去，直到又转一个

① 柴油引擎：是一种内燃机，用柴油作燃料。柴油，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。

② 赤膊船：没有篷子的船。

弯，呜呜呜地又叫了几声，就看不见。老通宝向来仇恨小轮船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！他从没见过洋鬼子，可是他从他的父亲嘴里知道老陈老爷见过洋鬼子：红眉毛，绿眼睛，走路时两条腿是直的。并且老陈老爷也是很恨洋鬼子，常常说“铜铤〔店diàn〕^①都被洋鬼子骗去了”。老通宝看见老陈老爷的时候，不过八九岁，——现在他所记得的关于老陈老爷的一切都是听来的，可是他想起了“铜铤都被洋鬼子骗去了”这句话，就仿佛看见了老陈老爷捋〔le〕着胡子摇头的神气。

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，老通宝不很明白。但他很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。并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纱，洋布，洋油，——这一类洋货，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，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，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。他父

^① 铜铤：就是钱。

来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，变做没有，而且现在负了债。老通宝恨洋鬼子不是没有理由的！他这坚定的主张，在村坊上很有名。五年前，有人告诉他：朝代又改了，新朝代是要“打倒”洋鬼子的。老通宝不相信。为的他上镇去看那新到的喊着“打倒洋鬼子”的年青人们都穿了洋鬼子衣服。他想来这伙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，却故意来骗乡下人。后来果然就不喊“打倒洋鬼子”了^①，而且镇上的东西更加一天一天贵起来，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。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(chuàn)通了洋鬼子干的。

然而更使老通宝去年几乎气成病的，是茧子也是洋种的卖得好价钱；洋种的茧子，一担要贵上十多块钱。素来和儿媳总还和睦(木mù)的老通宝，在这件事

^① 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国民党的军队最初也喊“打倒帝国主义”，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公开投降帝国主义，就不再喊了。

上可就吵了架。儿媳四大娘去年就要养洋种的蚕。小儿子跟他嫂嫂是一路，那阿四虽然嘴里不多说，心里也是要洋种的。老通宝拗(ào)不过他们，末了只好让步。现在他家里有的五张蚕种^①，就是土种四张，洋种一张。

“世界真是越变越坏！过几年他们连桑叶都要洋种了！我活得厌了！”

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树，心里说，拿起身边的长旱烟管恨恨地敲着脚边的泥块。太阳现在正当他头顶，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，短短地象一段乌焦木头，还穿着破棉袄的他，觉得浑身燥(灶zào)热起来了。他解开了大襟上的钮(niǔ)扣，又抓着衣角扇(山 shān)了几下，站起来回家去。

那一片桑树背后就是稻田。现在大部分是匀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块。偶

① 五张蚕种：蚕蛾下卵在纸上，所以“蚕种”以“张”为计算单位。

尔[ěr]也有种了杂粮的，那黄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强烈的香味。那边远远地一簇房屋，就是老通宝他们住了三代的村坊，现在那些屋上都袅[袅 niǎo]①起了白的炊[吹 chuī]烟。

老通宝从桑林里走出来，到田塍[成 chéng]②上，转身又望那一片爆③着嫩绿的桑树。忽然那边田里跳跃着来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，远远地就喊道：

“阿爹④！妈等你吃中饭呢！”

“哦[ó]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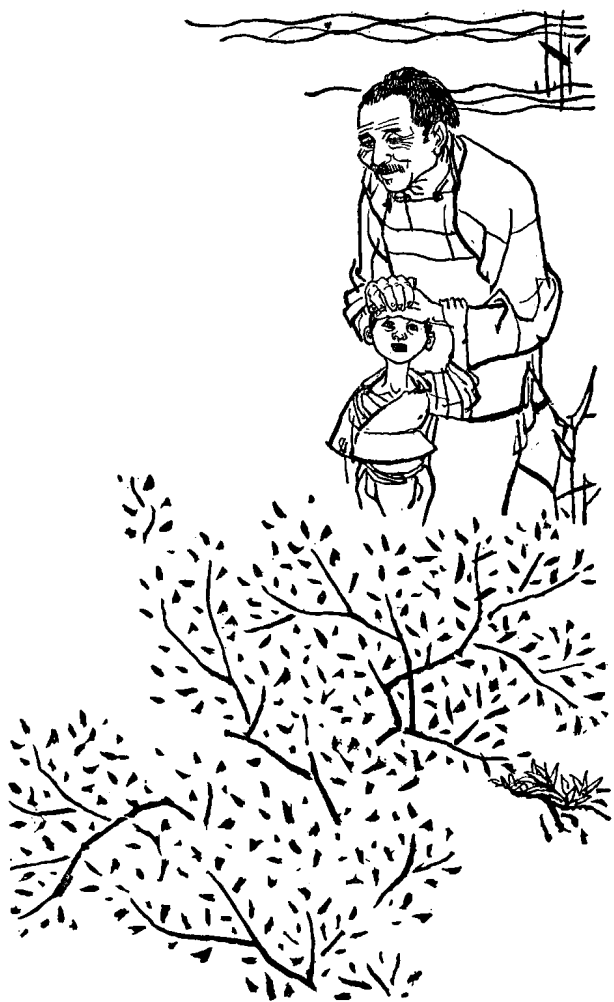
老通宝知道是孙子小宝，随口应着，还是望着那一片桑林。才只得“清明”边，桑叶尖儿就抽得那么小指头儿似的，他一生就只见过两次。今年的蚕花，光景是好年成。三张蚕种，该可以采多少茧

① 袅：缭绕曲折的样子。

② 田塍：稻田的界路。

③ 爆：发出来。

④ 阿爹：当地人对祖父的称呼。



子呢？只要不象去年，他家的债也许可以拔还一些罢。

小宝已经跑到他阿爹的身边了，也仰着脸看那绿绒似的桑拳头；忽然他跳起来拍着手唱道：

“清明削口，看蚕娘娘拍手！”^①

老通宝的皱脸上露出笑容来了。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。他把手放在小宝的“和尚头”上摩着，他的被穷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。

二

天气继续暖和，太阳光催开了那些桑拳头上的小手指儿模样的嫩叶，现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么大了。老通宝他们

^①“削”是方言，指桑叶长得象手指般大。“看蚕娘娘”就是养蚕的妇女。全句的意思是说，清明桑叶就长得这样大，今年蚕茧年成一定好，养蚕的妇女高兴得要拍手。

那村庄四周围的桑林似乎发长得更好，远望去象一片绿锦平铺在密密层层灰白色矮矮的篱笆〔离巴lí bā〕上。“希望”在老通宝和一般农民们的心里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强大。蚕事的动员令也在各方面发动了。藏在柴房里一年之久的养蚕用具都拿出来洗刷修补。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〔希xī〕旁边，蠕动着村里的女人和孩子，工作着，嚷着，笑着。

这些女人和孩子们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脸色，——从今年开春起，他们都只吃个半饱；他们身上穿的，也只是些破旧的衣服。实在他们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。然而他们的精神都很不差。他们有很大的忍耐力，又有很大的幻〔换huàn〕想。虽然他们都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，可是他们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：只要蚕花熟；就好了！他们想象到一个月以后那些绿油油的桑叶就会变成雪白的茧子，于是又变成叮叮当当响的